

André Maurois

人生五大问题

附《恋爱与牺牲》

SENTIMENTS ET COUTUME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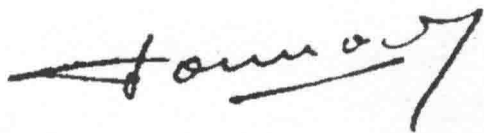
【法】安德烈·莫洛亚 著 傅雷 译



André Maurois

人生五大问题

SENTIMENTS ET COUTUMES



【法】安德烈·莫洛亚 著 傅雷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生五大问题 / (法) 安德烈·莫洛亚著; 傅雷译.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3
ISBN 978-7-5594-0058-1

I. ①人… II. ①安… ②傅… III. ①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①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51573 号

书 名 人生五大问题

著 者 (法) 安德烈·莫洛亚

译 者 傅 雷

策 划 黄孝阳

责 任 编 辑 王宏波 查品才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058-1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人生五大问题

译者弁言 003

序 004

论婚姻 005

论父母与子女 028

论友谊 044

论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 062

论幸福 078

恋爱与牺牲

译者序 099

楔子 101

少年维特之烦恼 105

因巴尔扎克先生之过 136

女优之像 162

邦贝依之末日 201

人名对照表 226

人生五大问题

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，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，使可感到一种苦闷与无能的情操。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，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……

本书论题,简单明白,译者毋须更赘一辞。论旨之中正和平,态度之无党无私,与我国固有伦理学说之暗合,洵为晚近欧美出版界中不见之作。前三讲涵蓄夫妇父子兄弟朋友诸伦之义,第四讲论及政治经济,第五讲泛论人生终极目的,似为结论性质。全书要以明智之说(sagesse)为立论中心,故反复以不忘本能不涉空洞为戒。作者更以小说家之丰富的经验,传记家之深沉的观察,^①旁征博引,剖析綦详,申述古训,加以复按,尤为本书特色:是盖现世之人本主义论,亦二十世纪之道德论也。丁此风云变幻,举国惶惶之秋,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,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,则译者所费之心力,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?

再本书原名《情操与习尚》(*Sentiments et Coutumes*),第四讲原题《技艺与都市》(*Le Métier et la cité*),似嫌暗晦,故擅为改译今名,冀以明白晓畅之标题,益能引起读者之注意云耳。

一九三五年七月译者志于上海

① 作者所著名人传记久已脍炙人口,《拜伦》一作尤著。译者注。以下若无特别说明,均为译者注。

序

本书包括五个演讲,愚意保存其演辞性质较更自然。窃欲以最具体最简单的方式,对于若干主要问题有所阐发。人类之于配偶于家庭于国家究竟如何生活,斯为本书所欲探讨之要义。顾在研求索解时,似宜于事实上将人类在种种环境中之生活状况先加推究。孔德(Auguste Comte)尝言:“理论上的明智(sagesse théorique)当与神妙的实际的明智(sagesse pratique)融会贯通。”本书即奉此旨为圭臬。

安德烈·莫洛亚

André Maurois

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,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,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操。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,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,且大家都想阻止,指引这谬误,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的影响。普遍的失业呀,灾荒呀,人权剥夺呀,公开的杀人呀,生长在前几代的人,倒似乎已经从这些古代灾祸中解放出来了。在五十年中,西方民族曾避免掉这种最可悲的灾祸。为何我们这时代又要看到混乱与强暴重新抬头呢?这悲剧的原因之一,我以为是由于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。

在原始的共产时代以后,一切文明社会的母细胞究竟是什么呢?在经济体系中,这母细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农庄,如果没有了这亲自喂猪养牛饲鸡割麦的农人,一个国家便不能生存。美洲正是一个悲惨的例子。它有最完美的工厂,最新式的机器,结果呢?一千三百万的失业者。为什么?因为这些太复杂的机器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了。人的精神追随不上它们的动作了。

并非美国没有农人,但它的巨大无比的农庄不受主人支配。堆积如山的麦和棉,叫人怎能猜得到这些山会一下子变得太高了呢?在小农家,是有数千年的经验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,每一群自给自食的

农人都确知他们的需要,遇着丰年,出产卖得掉,那么很好,可以买一件新衣,一件外套,一辆自由车。遇着歉收,那么,身外的购买减少些,但至少得有得吃,可以活命。这一切由简单的本能统治着的初级社会,联合起来便形成稳重的机轴,调节着一个国家的行动。经济本体如此,社会本体亦是如此。

一般改革家,往往想建造一种社会,使别种情操来代替家庭情操,例如国家主义,革命情操,行伍或劳工的友谊等。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中,家庭必改组一次。从柏拉图到奚特(André Gide,纪德)^①,作家尽可诅咒家庭,可不能销毁它。短时期内,主义的攻击把它压倒了,精神上却接着起了恐慌,和经济恐慌一样不可避免,而人类重复向自然的结合乞取感情,有如向土地乞取粮食一般。

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,无论是谁,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,它是社会底有力的调节器。最新的世界,必须建筑于饥饿、愿欲、母爱等等上面,方能期以稳固。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合最难确立。无思想的行动是非人的^②。不担承现实底重量的思想,则常易不顾困难。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,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虚幻的王国。它可以使钱币解体,可以分散财富,可以改造风化,可以解放爱情,但现实没有死灭得那么快。不论是政治家或道德家,都不能把国家全部改造,正如外科医生不能重造人身组织一样。他们的责任,在于澄清现局,创造有利于恢复健康的条件;他们都应得顾及自然律,让耐性的、确实的、强有力的生命,把已死的细胞神秘地重行构造。

在此,我们想把几千年来,好歹使人类不至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加以研究。我们首先从夫妇说起。

① 现代法国名作家。

② 即无人性的,不近人情的。

拜伦 (Byron, 拜伦) 有言: “可怕的是, 既不能和女人一起过生活, 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。”从这一句话里他已适当地提出了夫妇问题。男子既不能没有女人而生活, 那么什么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? 是一夫一妻制么? 有史以来三千年中, 人类对于结婚问题不断的提出或拥护或反对的论据。拉勃莱 (Rabelais, 1483? — 1553, 拉伯雷)^①曾把这些意见汇集起来, 在巴奴越 (Panurge) 向邦太葛吕哀 (Pantagruel) 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的一章中, 邦太葛吕哀答道:

“既然你掷了骰子, 你已经下了命令, 下了坚固的决心, 那么, 再也不要多说, 只去实行便是。”

“是啊,” 巴奴越说, “但没有获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, 我不愿实行。”

“我表示同意,” 邦太葛吕哀答道, “而且我劝你这样做。”

“可是,” 巴奴越说, “如果你知道最好还是保留我的现状, 不要翻什么新花样, 我更爱不要结婚。”

“那么, 你便不要结婚。”邦太葛吕哀答道。

“是啊, 但是,” 巴奴越说, “这样你要我终生孤独没有伴侣么? 你知道苏罗门 (Solomon, 所罗门) 经典上说: 孤独的人是不幸的。单身的男子永远没有像结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种幸福。”

“那么天啊! 你结婚便是。”邦太葛吕哀答道。

“但,” 巴奴越说, “如果病了, 不能履行婚姻的义务时, 我的妻, 不耐烦我的憔悴, 看上了别人, 不但不来救我的急

^① 法国名作家。

难,反而嘲笑我遭遇灾祸,(那不是更糟!)窃盗我的东西,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样,岂不使我完了么?”

“那么你不要结婚便是。”邦太葛吕哀回答。

“是啊,”巴奴越说,“但我将永没有嫡亲的儿女,为我希望要永远承继我的姓氏和爵位的,为我希望要传给他们遗产和利益的。”

“那么天啊,你结婚便是。”邦太葛吕哀回答。

在雪莱的时代,有如拉勃莱的时代一样,男子极难把愿欲、自由不羁的情操,和那永久的结合——婚姻——融和一起。雪莱曾写过:“法律自命能统御情欲底不规则的动作:它以为能令我们的意志抑制我们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。然而,爱情必然跟踪着魅惑与美貌的感觉;它受着阻抑时便死灭了;爱情真正的原素只是自由。它与服从、嫉妒、恐惧,都是不两立的。它是最精纯的最完满的。沉浸在爱情中的人,是在互相信赖的而且毫无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。”

一百年后,萧伯纳(Bernard Shaw,萧伯纳)重新提起这问题时说,如果结婚是女子所愿欲的,男子却是勉强忍受的。他的《邓·璜》(Don Juan,《唐·璜》)^①说:“我对女人们倾诉的话,虽然受人一致指责,但却造成了我的妇孺皆知的声名。只是她们永远回答说,如果我进行恋爱的方式是体面的,她们可以接受。我推敲为何要有这种限制,结果我懂得:如果她有财产,我应当接受,如果她没有,应当把我的贡献给她,也应当欢喜她交往的人及其谈吐,直到我老死,而且对于一切别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觑视。我始终爽直地回答,说我一些也不希望如此,如果女人的智慧并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,那么她的谈吐会使我厌烦,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,我亦不能预先担保我一星期后的情操,更不必说终生了,我的提议和这些问题毫无关系,只凭着我趋向女性的天然冲动而已。”

① 萧氏名作之一。

由此可见反对结婚的人的中心论据,是因为此种制度之目的,在于把本性易于消灭的情绪加以固定。固然,肉体的爱是和饥渴同样的天然本能,但爱之恒久性并非本能啊。如果,对于某一般人,肉欲必需要变化,那么,为何要有约束终生的誓言呢^①?

也有些人说结婚足以减少男子的勇气与道德的力量。吉伯林(Kipling,吉卜林)在《凯芝巴族的历史》(*l'Histoire des Gadsby*)中叙述凯芝巴大尉,因为做了好丈夫而变成坏军官。拿破仑曾言:“多少男子的犯罪,只为他们对于女人示弱之故!”白里安(Briand)坚谓政治家永远不应当结婚:“看事实罢,”他说,“如何我能在艰难的历程中,长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?因为晚上,在奋斗了一天之后,我能忘记;因为在我身旁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,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们的成功,或告诉我人家说我的坏话……这是孤独者的力量。”婚姻把社会的痼狂加厚了一重障蔽,使男子变得更懦怯。

即是教会,虽然一方面赞成结婚比蓄妾好,不亦确言独身之伟大而限令它的传教士们遵守么?伦理家们不是屡言再没有比一个哲学家结婚更可笑的事么?即令他能摆脱情欲,可不能摆脱他的配偶。人家更谓,即令一对配偶间女子占有较高的灵智价值,上面那种推理亦还是对的,反对结婚的人说:“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。”

二

这是对于婚姻的攻击,而且并非无力的,但事实上,数千年来,经过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骚乱剧变,婚姻依旧存在,它演化了,没有消灭。我们且试了解它所以能久存的缘故^②。

① 指婚姻而言。

② 以下所述,可参看孔德(Auguste Comte)著:*Politique Positive*(卷二卷三);*Théorie Positive de la Famille*。原注。

生存本能,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,故要驯服这天然的自私性格,必得要一种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。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简单社会中,集团生活的色彩还很强烈,游牧飘泊的本能,便是上述的那种力量。但疆土愈广,国家愈安全,个人的自私性即愈发展。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,人类之能建造如此广大如此复杂的社会,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强烈的两种本能,即性的本能与母性的本能。必须一个社会是由小集团组成的,利他主义方易见诸实现,因为在此,利他主义是在欲愿或母性的机会上流露出来的。“爱的主要优点,在于能把个人宇宙化。”^①

但在那么容易更换对象的性本能上面,如何能建立一种持久的社会细胞呢?爱,令我们在几天内容受和一个使我们欢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,但这共同生活,不将随着它所由产生的愿欲同时消灭么?可是解决方案的新原素便在于此。“婚姻是系着于一种本能的制度。”人类的游牧生活,在固定的夫妇生活之前,已具有神妙的直觉,迫使人人类在为了愿欲^②之故而容易发誓的时候发了誓,而且受此誓言的拘束。我们亦知道在文明之初,所谓婚姻并非我们今日的婚姻,那时有母权中心社会,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会等。但时间的推移,永远使这些原始的形式,倾向于担保其持久性的契约,倾向于保护女子之受别的男人欺凌;保幼、养老,终于形成这参差的社会组织,而这组织的第一个细胞即是夫妇。

萧伯纳的邓·璜说:“社会组织与我何干?我所经意的只是我自身的幸福盖于我个人人生之价值,即在永远有‘传奇式的未来’之可能性;这是欲愿和快乐的不息的更新;故毫无束缚可言。”那么,自由的变换是否为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?凡是享有此种生活的人,比他人更幸福更自由么?“造成迦撒诺伐(Casanova, 1725—1798, 卡萨诺瓦)^③与

① 见 D. H. Lawrence: *Fantaisie de l'Inconscient*。原注。

② 本文所言愿欲大抵皆指性本能。

③ 以放浪形骸著名。

拜伦的,并非本能。而是一种恼怒了的想象,故意去刺激本能。如果邓·璜之辈只依着愿欲行事,他们亦不会有多少结合的了。”^①

邓·璜并非一个不知廉耻的人,而是失望的感伤主义者。“邓·璜自幼受着诗人、画家、音乐家的教养,故他心目中的女子亦是艺术家们所感应他的那一种,他在世界上访寻他们所描写的女人,轻盈美妙的身体,晶莹纯洁的皮肤,温柔绮丽,任何举止都是魅人的,任何言辞都是可爱的,任何思想都是细腻入微的。”换一种说法,则假若邓·璜(或说是太爱女人的男子)对于女子不忠实^②,那也并非他不希望忠实,而是因为他在此间找不到一个和他心目中的女子相等的女子之故。拜伦亦在世界上寻访一个理想的典型:温柔的女人,有羚羊般的眼睛,又解人又羞怯,天真的,贤淑的,肉感的而又贞洁的;是他说“聪明到能够钦佩我,但不致聪明到希望自己受人钦佩”的女子。当一个女人使他欢喜时,他诚心想她将成为他的爱人,成为小说中的女主人、女神。等他认识较深时,他发见她和其他的人类一样,受着兽性的支配,她的性情亦随着健康而转移,她也饮食(他最憎厌看一个女人饮食),她的羚羊般的眼睛,有时会因了嫉妒而变得十分犷野,于是如邓·璜一般,拜伦逃避了。

但逃避并不曾把问题解决。使婚姻变得难于忍受的许多难题(争执、嫉妒、趣味的歧义),在每个结合中老是存在。自由的婚姻并不自由。你们记得李兹(Liszt,李斯特)^③和亚果夫人(Mme d'Agoult,达高特夫人)的故事么?你们也可重读一次《安娜小史》^④中,安娜偕龙斯基私逃的记述。龙斯基觉得比在蜜月中的丈夫更受束缚,因为他的情人怕要失去他^⑤。多少的言语行动举止,在一对结了婚的夫妇中间是毫无

① 见 D. H. Lawrence: *Femes Amoureuses*。原注。

② 即男子对于女子不贞。

③ 19 世纪大音乐家。

④ 托尔斯泰名著(现译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)。

⑤ 即她怕他不爱她。

关系的,在此却使他们骚乱不堪。因为这对配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,因为两个人都想着这可怕的念头:“是不是完了?”龙斯基或拜仑,唯有极端忍心方得解脱。他应当逃走。但邓·璜并非忍心的人。他为逃避他的情人而不使她伤心起见,不得不勉强去出征土耳其。拜仑因为感受婚姻的痛苦,甚至希望恢复他的结合,与社会讲和。当然,且尤其在一个不能离婚的国家中,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很可能因了种种原因不得不和社会断绝关系,他们没有因此而不感痛苦的。

往往因了这个缘故,邓·璜(他的情人亦如此)发现还是在婚姻中男子和女子有最好的机会,可以达到相当完满的结合。在一切爱的结合之初,愿欲使男女更能互相赏识,互相了解。但若没有任何制度去支撑这种结合,在第一次失和时便有解散的危险。“婚姻是历时愈久缔结愈久的唯一的结合。”^①一个结了婚的男子(指幸福的婚姻而言),因为对于一个女子有了相当的认识,因为这个女子更帮助他了解一切别的女子,故他对于人生的观念,较之邓·璜更深切更正确。邓·璜所认识的女子只有两种:一是敌人,二是理想的典型。蒙丹朗(Montherlant,蒙泰朗)^②在《独身者》(*Célibataires*)一书中,极力描写过孤独生活的人的无拘束,对于现实世界的愚昧,他的狭隘的宇宙,“有如一个系着宽紧带的球,永远弹回到自身”。凡是艺术家,如伟大的独身者巴尔扎克、史当达(Stendhal,司汤达)^③、洛弗贝(Flaubert,福楼拜)、普罗斯德(Proust,普鲁斯特)^④辈所能避免的缺点——如天真可笑的自私主义与怪癖等,一个凡庸之士便避免不了。艺术家原是一个特殊例外的人,他的一生,大半消磨于想象世界中而不受现实律令的

① 阿仑(Alain,阿隆)语。原注。

② 现代法国作家。

③ 法国19世纪大作家,首以心理分析著名。

④ 法国19至20世纪大作家。

拘束,且因为有自己的需要而使本能走向别的路上去^①,姑且丢开他们不论,只是对于普通人,除了婚姻以外,试问究竟如何才能解决问题的正办?

漫无节制的放纵么?一小部分的男女试着在其中寻求幸福。现代若干文人也曾描绘过这群人物,可怪的是把他们那些模型加以研究之后,发觉这种生活亦是那么可怕,那么悲惨。恣意放纵的人不承认愿欲是强烈而稳固的情操。机械地重复的快乐一时能帮助他忘掉他的绝望,有如鸦片或威士忌,但情操决非从抽象中产生出来的,亦非自然繁殖的,恣意放纵的人自以为没有丝毫强烈的情操,即或有之,亦惟厌生求死之心,这是往往与放浪淫逸相附而来的。“在纵欲方面的精炼并不产生情操上的精炼……幻想尽可发明正常性接触以外的一切不可能的变化,但一切变化所能产生的感情上的效果总是一样:便是屈辱下贱的悲感。”^②

更新换旧式的结合么?那我们已看到这种方式如何使问题益增纠纷;它使男人或女人在暮年将临的时光孤独无伴,使儿童丧失幸福。一夫多妻制么?则基于此种制度的文明常被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所征服。现代的土耳其亦放弃了多妻制,它的人民在体格上在精神上都因之复兴了。自由的婚姻么^③?合法的乱交么?则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俄国近几年来之风化演变。革命之初,许多男女想取消婚姻,或把婚姻弄得那么脆弱,使它只留一个制度上的名辞。至今日,尤其在女子的影响之下,持久的婚姻重复诞生了。在曼奈(Mehnert)比论俄罗斯青年界一书中,我们读到一般想避免婚姻的两性青年们所营的共同生活的故事。其中一个女子写信给她的丈夫说:“我要一种个人的幸福,小

① “英国三个最大的诗人,雪莱、勃莱克、弥尔顿,都曾愿望一夫多妻制。这虽是奇怪却并不见得令人惊异的事。一种才具自有他的绝对的主见;一个艺术家不由自主地以为他的第一件责任是对于艺术的责任,如果他关心艺术以外的事,便是错误,除非这以外的事实在特别重要。”(见 Aldous Huxley: *Textes et Prétextes*) 原注。

② 见 Aldous Huxley: *Proper Studies*。原注。

③ 指男女在结婚以后,在性的关系上在结合的久暂上各有相当的自由而言。